

許序

今日世界各國經濟制度，似已蔚然成爲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兩大分野，其反映於經濟思想者，則有所謂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在此兩大制度與意識形態之外，捨其所短，取其所長，巍然而成中華民族建國基礎與領導四萬五千萬人民作生存鬥爭以達邦治之指針者，則有我三民主義之經濟思想與經濟制度。

總理治學，先求其博，後求其深。其於草擬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之際，搜羅世界先進學者之學說，與夫各國經濟政治制度之史實，廣研深究，而後縱觀我國之歷史，橫覽我國之現況，蔚爲一家言。此所以成爲吾華建國不拔之理論也。

吾人治學，尤宜效法總理博覽羣籍，不可囿於一家之學說，一國之制度，以自陷於坐井觀天之識。總理於演述民主義諸講時，竭力批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不當，推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合理，而爲最適合於吾國國情起見，又倡倡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之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吾人於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與制度，多所闕疑，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與制度，欲求其淵博深刻廣泛精湛如瓦爾

加氏之「兩種制度」者，尙不爲多得。

加氏前任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學識宏富，經驗卓著，現任蘇聯「國際經濟政治研究院」院長，曾膺蘇聯最高學術地位之Akademik學位。在蘇聯固無論矣，卽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美，亦莫不承認爲當代權威學者之一。其主編之「國際經濟政治月刊」及「國際經濟政治研究院集報」，雖然與德國韋格曼（Prof. Dr. Weigmann）主持下「德國景氣研究所」出版之「週刊」及「季刊」英國之「經濟學者」週刊（Economist）及美國之「史輯」（Annalist）並稱爲世界經濟學界之權威刊物，而爲任何高深經濟學者必備之參考。

本書原係作者於布達佩斯大學授課時以德文著成，嗣後譯成俄英美諸文，其於資本累積，生產力，固定資本，勞動出產，勞動雇用，經濟構造，經濟管理，工人狀況，農民狀況，民族問題，民主政治等政治經濟諸問題，根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國家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對比之。凡所列各，皆以馬列觀點爲出發。雖其見解，不能盡爲一部份學者所同意，其所贊揚推崇之制度，是否適合於我國實行，亦尙有考量研究之餘地。但捨其政治觀點而純粹以學理眼光評價，此書實爲最宜介紹於吾國學術界之前。

余自主持「財政評論」月刊以來，嘗涉獵各國經濟金融財政書報，擇尤紹介於我國思想界，而分析當代各國經濟制度條理簡明，綱目張，旁徵側引，該博如此書者，尙屬初觀。同事祝君，遂譯既竣，囑序於余。余以國人治經濟學者，固宜奉民生主義之理論爲圭臬，以求於此書發圖存之大時代中，謀所以建國之道，但於他家學說，亦或可有供借鏡之處，爰爲申引如上，並爲吾讀書界告。

許性初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緒論

在人類史上生產方式之變更，受時間空間距離的革命形勢所參差不齊地影響。同一的生產方式從未同時普存於整個世界（除原始共產社會時代外）。現在今日，六分之一的地球已經從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放了出來，還有一切早期生產方式殘餘，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存着。在大多數國家，依然以公地的形式存在着從前土地共有制。在非洲、南美和中國的內地還存在着奴隸制度，在南非金礦中，在日本紡織工廠中，在美國南部棉棉場中，還存在着半奴隸制度。在亞洲和非洲的巨大面積中，尚有封建制度，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至今仍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或強或弱的殘餘。

在人類歷史的最初幾個時期中，新的成功的生產方式，推廣得很慢。地球上有些部份的人們，時常很少受到其他部份所發生的生產方式的影響，而數千年來生活於舊生產關係中，運輸不發達，僅僅極微小部份的貨物，採取商品的形式。貨物的國際交換，限於以一國多餘的使用價值，去交換所需

的另一國的使用價值，而對於舊生產方式，未嘗直接發生破壞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既存的封建生產方式中，生長了好幾百年，直到它在許多最先進國家內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變成主要的生產方式。但在西歐獲勝的資本主義——在這裏與以前一切的生產方式不同——以極高的速度（從歷史觀點言）顛覆、破壞，或克服了它在地球上所遇到一切舊社會形式。歷史發展的速率，飛速地遞增。

「資產階級不能不藉生產工具之經常改革以圖存，因此就變更其生產關係，以及全部社會關係，反之，保存舊生產方式於不變，却是一切初期工業階級的第一個生存條件。不斷改革生產，常川搗亂全部社會狀況，以及永遠的不安定和煽動，就是資產階級時期和所有從前時期的不同處……」

「資產階級憑藉着生產工具迅速的改進，交通工具的大加便利，把一切國家，甚至最野蠻的國家，都引入文明途上。減低它的商品價格，就是資產階級擊毀中國的所有城垣，促使野蠻人深痛惡絕於向外人的降伏的頭破。它使感到滅亡痛苦的，一切國家，不得不採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逼着他們接納它所謂的文明，使他們自己也變為資產階級。一言以蔽之，它依照自己的模型，創造出一個世界。」

因此，差不多在百年以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已在「共產黨宣言」內，指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犧牲封建領主而獲得勝利的前進。但同時，他們又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內在矛盾由

定期重現的生產過剩恐慌表現出「現代生產力對現代生產條件的衝突」。他們揭示了資產階級新社會制度之歷史的轉變性，他們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趨於崩潰，以及由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掘墓者——革命而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內涵的運動律。

自「共產黨宣言」這一常青不老的傑作寫成以來，已經過了七十年。十月革命以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社會制度之歷史的轉變性。但即使在此以前，大資產階級因為恐懼無產階級革命的成熟，而已改變其對舊有生產方式的態度。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就不敢直接向舊生產方式攻擊。他們不再強迫一切國家「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即使之成為資產階級」。反之，他們竭力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剝削一切人民，甚至最落後的民族，但同時又竭力保持其資本主義前的社會機構，以圖遏制「不法的」無產階級——他們的掘墓者——的發展。這種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策，雖然愈趨反動，却延緩了舊社會諸形式的消滅，這種形式固然被資本主義所顛覆和破壞，但並未變成資產社會。勞動者固然同時受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剝削，但並未變成「不法的」無產階級。甚至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國家中，金融寡頭極力企圖以法西斯獨裁的方式，倒轉歷史的輪子，以使用資本主義以前的方法，來實行資本主義的剝削。這在德國最明顯，如禁止工人自

由移動，強迫勞動營，中世紀莊園制度的意識形態等。

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根據生產方式轉變迂緩的事實，以及過去這些生產方式於長期中繼續之同時存在，於是就下了一個結論，以為在將來也將如此，以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將在長時期中（從歷史意義說）將同時並存。他們在資本主義和平地「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上，建立了這個結論。

這種根據過去歷史而作未來判斷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在原則上無產階級革命和一切從前的革命不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從前的一切社會制度不同。

一切過去的社會制度，除初期共產制度以外，都屬於一個種類。它們都是建築於統治階級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基礎之上。生產方式的變換，即使採取革命的形式，也祇是剝削形式的變更。就因為這一緣故，每一新生產方式，可以長時期在舊社會中發展。農奴制是在盛行古代奴隸制度經濟中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社會制度中發展的，祇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於封建制度之中發展到相當高的階段之後，資產階級（藉無產階級之助）纔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獲得政權。

過去的革命，其結果往往是更換一羣掌握國家權柄的剝削者為另一羣剝削者。剝削者會換人，而剝削仍然存在。農奴解

放過當時的情形如：貴族時期中的情形如此，革命時期中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以為貴族時期是無產階級歷史以及資本主義的第一次光榮、英雄，而未成功的嘗試。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根本和從前一切生產方式不同（除了建築於共有財產的原始共產制度以外）它不是變換剝削的形式，而是廢除一切形式的剝削，連同其經濟基礎在內，以及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

十月革命和這些革命在原則上根本不同。它的目的，不是以一種剝削形式來替代另一種剝削形式，以一種剝削者來更換另一種剝削者，而是消滅一切人對人的剝削，消滅任何種類的剝削集團，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建立現存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的政權，組織一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這個緣故，十月革命之勝利，實為人類歷史的激變，世界資本主義之歷史命運的激變，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激變，亦即全世界被剝削民衆之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日常生活和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激變。

所以，正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在樹基於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展，這在從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是如此的，因為它們具有相類的剝削基礎，所以方式也是相類。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的猛力發展上，在勞動社會化上，在生產集中上，創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諸前提。資本主義產生教育，並組織現代無產階級，而「獨立生產者」的數目和重要則日益減少。但是這些

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祇有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被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以後，祇有在資產階級生產工具被充公，而變為勞動人民的公有財產以後，纔於社會主義的建立有用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前，決無何種社會主義的可能。在資本主義之內，一切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勞動銀行」，市有和國有企業等類組織，不是歸結於崩潰，便是屈服於資本，並且往往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事業，其與私人資本主義事業的分別，祇在外表形式而已。資產階級革命，僅在本質上變換了政治的上層建築，以適應於經已深入的經濟基礎的變更，而無產革命，必須首先完成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即將生產工具從私人資本所有權改變為社會公有財產。

根據生產工具之私人佔有和工人剝削的資本主義，與根據公有財產和排除剝削的社會主義之間，在原則上的不能協調和不能溝通的對立，促起了瀰滿全世界的兩種制度間的總鬥爭。無產階級以在蘇聯獲勝的階級和尙在資本主義之下受壓迫的階級的姿態，出而作戰。為向腐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作戰，無產階級動員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小資產階級（農民），特別是殖民地中的農民。資產階級在其自己方面，正在狂熱地準備一種反工人的階級堡壘的新反革命戰爭，它集合着和組織着以前帝俄統治階級的遺逆，遣派着成千間諜到蘇聯，並在蘇聯國內徵募其叛徒（特別從托

洛斯基派和布哈林派隊伍中。）它對抗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用腐化工人階級的少數上層人物（勞工貴族及其官僚）以及政治煽動的方法；在法西斯國家中，用強力壓迫一切合法的工人運動。這樣，深刻的階級鬥爭，吼遍了全世界。

「共產國際綱領」對這一問題有如下的說明：

全世界封建貴族的政治勢力，經過幾十年的歷次各別的資產階級革命，已被打破。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雖不會是同時發生的單一事件，而將延長一個個時代，但因現在世界各國間存在着聯繫之密切，所以將在較前大為縮短的時期中，完成其使命。

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之內在的發展，造成了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諸條件。這是決定的，在歷史上可稱空前的。

資本主義部份世界之正常的經濟發展，日益加深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的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並由兩種制度間的鬥爭而不斷地加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愈趨尖銳。資本所處的地位，再也不能運用其所創造的生產力，或子無產階級以工作的機會。資本主義已經「過熟」，已經超越了歷史的界線，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無產階級，在一百年前，固可以出而宣稱，他們特殊

階級的需要，是代表人類進步的一般利益的，但是到現在，它已是日益依賴以暴力維持其統治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地位，逐漸受那剝削封建社會制度的莊園主義和領袖主義所替代；從前批判的唯理主義的地位，逐漸回頭到教會的專權和盲目服從天賜的領袖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中或覺舒適的人數，範圍會狹，不滿的人們，日漸增多——不但是工人們、僱員們、和職員們，而且是農民、手藝工人，以及各種的「小人」。

戰後時期的歷史，向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證明：在資本主義的機構之內，他們不能希望改善其處境，它指示給他們看慢性大批失業之可怕的擴大，資本主義之下生活的不安定，法西斯壓迫方法的蔓延，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此戰一發，其在血肉和財富上的犧牲，將較第一次大戰，巨大得不可比擬。

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清清楚楚地向世界勞動人民羣衆宣示：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所陳述的學說，以爲現代的生產力祇能由資產階級來組織和控制，完全出於偽摺。因爲事實已證明，資產階級之爲生產的「組織者」是多餘的，無產階級能夠控制資產階級所造成的生產力。

無產階級不僅控制了現代生產力而且比遠非資產階級所能比擬的速率加以發展資產階級

的統治推翻之後，就消滅了資本主義之下——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的限
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市場問題就消滅，生產過剩不復見，連恐慌都沒有了，因為消費的增加
和生產的增加，可以同時並進。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有限的社會消費力——這是民衆處於無產階級
地位的必然結果——使生產的限度，愈趨狹窄。市場的問題，愈益尖銳，因此，經濟恐慌成爲更深、更長、
而且更險惡了。

由於社會機構上這種區別，所以在蘇聯，生產增加了許多倍，而資本主義世界中，生產大體上很
少超出戰前的水準。

無產階級專政是計劃經濟之不可分離的條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無政府資本主義那
樣的巨大「不必要的浪費」，它吸收一切能力健全的人們，加入生產過程，使生產依照計劃迅速繁
榮，消費同時擴展。所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造成蘇聯勞動人民物質狀況與文化狀況迅速改進，而
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造成勞動人民羣衆之物質的、文化的、以及道德的日益墮落。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累積與社會主義的累積

「在現實歷史上，征服、奴役、搶劫、謀殺，一言以蔽之，暴力，佔據重要的地位，這是非常明顯的。在政治經濟騰飛的大事紀中，自遠古以來就由牧歌所支配。權利和「勞動」一向是致富的唯一工具，現代當然是例外。」

自從馬克思寫這幾行文字以來，至今已過了七十年，但是牧歌仍和從前一樣支配着政治經濟。馬克思淵博地解釋並證明，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一種物質的東西，顯屬徒然。資產階級的「博學之士」到今日依然將每種社會形式中生產貨物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和資本混為一談，而謂資本的形成，為個人工作和節約的結晶。穆爾登認為「資本的創造」是在原始社會中的一種很直接的過程。他力言一個漁夫可以在其閒空時間，集草簾而製成一張粗糙的網，因此提高他將來捕魚的能力。或者，一個農夫會利用一塊尖石，把樹枝削成一個粗糙的鋤頭或犁。在這種情形下，他認為資本的產生，「純粹是個人的事情。」

照這樣說來，「資本的創造」竟然發軔於石器時代！人類制度愈古，則愈神聖，愈持久，愈不可觸犯！資本是從原始時代起就形成了人類進步的基礎，無產者怎敢加以背叛？資本已經消滅的蘇聯，怎能與資本主義時代開始，數萬年來從數百代「儲蓄」中發源，而形成文明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資產階級的科學在這裏忘却了，或者至少裝做忘却！資本與生產工具為一物。但大家都知道，生產工具在蘇聯並未被毀滅。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開始利用剩餘價值的前提，是原始累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實行起來，在強迫競爭之下的累積，成為每一資本主義企業家在滅亡威脅下圖存的法則。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中，決定每種私人企業累積量的剩餘價值分配的爭取，是藉各種武器來進行：操縱證券交易，兼併，組織獨佔事業，保護關稅，國家津貼，是最狡黠的大資本家用以打倒其同階級的弱弟兄們，和奪取其財產，累積其資本的工具。

如果我們從兩種制度的衝突上去考察累積問題，則首先必須作成一個資本主義狀況之下「資本構成」數量的觀念。這件事情比較為困難，因為資產階級的統計，對於資本的構成，或現存資本價值的數量，就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實在沒有可用的材料。所以，我們不得不借用「國民財

富」的資料，作為初步的概括。

「國民財富」與「國民收益」相對量

(十萬萬戰前馬克)

	國 富	國民收益	比 例
德國	一九二八	二五〇	四九
法國	一九二八	二二二	二九
英國	一九二五	三〇四	五五
美國	一九二八	一・二六二	二六七
日本	一九二五	一一八	一六
波蘭	一九二四	五〇	六
			八比一

這些數字祇是一些約數。國民財富的數量，因為包括資本收入（土地，建築地皮等）而估價過高，而國民收益，因重複而估價過高。但就從這些數字中，便可看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總財富約計一年之中所生產的新價值量的六倍。（正確計算起來，國民收益應該等於一年中新生產的價值，「即」加上獨立生產者、農民、手藝工人的生產價值。」）

現在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講起來，資本價值還較「國民財富」爲少，這是很明白的。爲要得到資本價值，必須從國民財富中減削很多。代表資本化的地租的土地總價格（除去耕種改良，灌溉等所費）都市建築用土地的總價格，獨立生產者（農民、手藝工人）的收入，人民非資本的「私」產（家具、美術品、家中設備，私人汽車等）國家和市府非生產的財產（學校、博物院、醫院）諸如此類項目，都必須減去。

即使這在方法論上已經極其清楚，但因資產階級統計的缺乏，仍然不能分清資本財富與國民財富。不過由各種計算中，還是可以看出資本數少於國民財富的一半。白魯金研究所對一九二九年所作的下列估計，就是一例。

國民財富

十萬萬美元

四六〇・二

工業投資、軍備、及其他「投資」

二二四

但是在這些二千一百四十萬萬美元中，確實仍有巨大數目，代表毫無生產資本因素的財富。國家和市府的財產（教堂、博物院、學校等）金銀、國外投資、海軍（！）等。

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說，生產工具，即固定資本，依格洛爾的計算，不超過一千六百萬美元。其中主要項目為：

十萬萬美元

農業建築、地產、牲畜

二〇

工業投資（運河、原料）

五三

運輸投資（鐵路、輪船、航運、河）

三八

公用事業（電力和煤氣、電話、電報等）

二一

商用建築和雜貨

四〇

共計

一七二

但在許多項目內，城市建築的房租或農業地租，都被包括在內——例如許多農場建築，一部份是供作居住需用等——所以，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資本的正確價值，約近一千六百萬萬美元。

因此我們可以大致不差的說，一九二九年美國資本總量，約等於同年國民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及同年國民收益的二倍到三倍。在較貧的國家中，真正資本在國民財富中所佔的數額，還要少些。